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41
12 July 1976
CHINESE

第一九四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星期一
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芬奇先生

(意大利)

理事国： 贝宁

博亚先生

中国

周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艾内斯先生

日本

安倍勋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基希亚先生

巴基斯坦

米尔扎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松德伯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理查德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四时二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毛里求斯总理就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发动的“侵略行为”提出的控诉

- (a)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非洲统一组织驻联合国助理执行秘书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126)
- (b)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毛里塔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128)
- (c)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12123)
- (d) 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2124)

主席：按照安理会在第一九三九次和第一九四〇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乌干达、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色列、卡塔尔、肯尼亚、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几内亚和索马里等国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毛里求斯代表哈罗德·沃尔特爵士；乌干达代表阿卜达拉先生；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韦希马尔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肯尼亚代表蒂亚基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和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南斯拉夫代表的一封信，要

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按照《宪章》第31条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规定，我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提议邀请南斯拉夫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现在我请南斯拉夫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地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南斯拉夫代表穆耶什诺维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博亚先生（贝宁）：主席先生，在谈到安理会审议的问题之前，让我向你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七月份的安理会主席的诚挚祝贺。我国代表团相信，由于你作为一个有经验而经过考验的外交家的杰出品格，安理会的辩论会在一个真诚合作的平静气氛中展开。贵国意大利和我国贝宁人民共和国长久以来进行了互惠的合作，在有关欧洲经济共同体方面和两国关系的具体范围内，都作出了不断的进步。

我要再向你的前任，圭亚那合作共和国的杰克逊大使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他领导我们六月份辩论的公正无私而杰出的态度的真诚祝贺。由于圭亚那杰出的外交部长主持上月份会议的工作，我国代表团感到特别荣幸。这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重视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崇高理想的一个卓越而显著的表现。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向中国代表团表达贝宁代表团对中国伟大不朽的人物，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的逝世表示的最诚挚衷心的悼念。朱德同志杰出地参加了民族解放斗争以及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作，他将永远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爱国者的模范。

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代表今天早上所作的澄清；这是为什么它要严格限定在议程上的项目，也就是乌干达对以色列侵犯其领土所作的控诉。

非洲国家元首会议在毛里求斯举行的上届首脑会议向安理会提出的问题是一个能够非常简单地处理的原则问题。我们当然不需要离开这个由四十八位非洲国家元首清楚表明的明确范围，而用猜测或漫无目的的方式来谈国际政治，以求审议这个很显然会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立即或长远的影响的问题。

实际上，现在的大危机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对乌干达的侵略行为。我们能够忘记是什么导致这次危害乌干达的应受谴责的行动吗？我们能够忘记乌干达同意让被劫持的飞机降落在它的机场只是为了接受一个大国的请求，这个大国无论如何是要谋求保全它的飞机和无辜乘客的性命？

因此，我们难道有权利诋毁依迪·阿明总统，把他说得很不堪，而归根到底我们知道在所有那些和恩德培悲剧事件有关的人士中对有人认为是幸运的结局作出贡献的就是他。我们能够把依迪·阿明总统看作是这次空中强盗行为的帮凶，反而不有力地谴责那个参加了海牙禁止非法劫持飞机公约而请求一个小国收容劫机者与人质的大国？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大国方面极大的伪善。假使被劫的飞机比方说是停在苏联。安理会理事国想一想，在那样情形下，以色列可敢采取这个恶劣的行动？当然是不敢的。

安全理事会有尽一切努力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崇高任务，必须公正无私没有其他用心地审查这个被非洲一致批评、被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民族一致谴责的罪恶昭彰而有预谋的侵略行为。

整个非洲都注视着安理会，它预先拒绝了任何导致安理会处理一个不在审议之列的问题的花招。不论以色列侵略者和他们的朋友说得多么漂亮，没有任何借口足以洗刷这个后果如此严重的行为的客观犯罪的本质。实际上，事实本身证明了那项声明的真实性。

值得我们同情和充分团结的阿明总统为了和平解决问题，救助无辜生命，亲自掌握了当时的情况。在有关这个悲剧事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他都尽力保证飞到恩德培的法航客机上的的人质的生命与安全会受到保护。

客机的机上机械员在巴黎代表机上工作人员和乘客对阿明总统表示的公正无私的称颂——这个称颂后来由飞机的机长证实，就是最好的证明。所有人质都毫无例外地得到乌干达总统的特别关怀。他供给他们食物和药品。国际舆论的剪报也证实了被劫到恩德培的客机上的乘客并没有受到不良待遇或来自乌干达人方面的仇恨表示，相反的，乌干达人小心翼翼地遵照非洲人殷勤待人的习惯。

另一个可以证明乌干达总统的一番好意并大大地缓和了非常紧张的气氛的一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能够促成一大批人质获得释放。

此外，乌干达总统在劫机者订定的第一个最后期限过了之后还能使得最后期限延到七月四日。当以色列侵略者进行他们的残暴计划时，那个最后期限还未满期。

最后，虽然乌干达和以色列已没有外交关系，但阿明总统不是还答应准许以色列特使进入他的领土来谈判进行交换巴勒斯坦犯人和103位人质——几乎都是以色列人的任务吗？

许多国际舆论透露的消息有力地证明了乌干达总统及其人民是被一种不诚实、不能允许的手法愚弄了。这个以色列谈判者事实上是以色列官方派来乌干达的一个恐怖主义破坏者。他其实是一个超级间谍，任务是捣毁电报通讯设施，为以色列的侵略行为铺路，使得以色列更容易进行这个应受严责的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罪行。

所谓乌干达总统纵容劫机者的说法显示出制造这种说法的人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大家都知道，乌干达人民和国际社会绝大多数的人都支持巴勒斯坦人的事业，这是一个绝对正义的事业。

事实上，乌干达并不是这次悲剧事件的唯一受害者。受害者是对国际关系中所有形式的控制进行斗争的非洲人民和全世界其他民族。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完全合于强横霸道不择手段的国际帝国主义的逻辑范围。

以色列的侵略行为使我们对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认识更加坚定。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侵略和统治的政治教条，是国际帝国主义造成的灾祸的桥头堡。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以色列侵略乌干达的行为一定要受到一致的非难和无保留的谴责。必须要求以色列赔偿乌干达遭受的损失。

主席：谢谢贝宁代表对我的夸奖。我特别感激他谈到贝宁和意大利之间的合作，正如他所说的，这个合作对我们两国都是有利的。下一位发言者是索马里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胡逊先生（索马里）：首先，让我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七月份主席。以你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手腕，必定胜任领导这个庄严机构进行审议的工作。你代表与索马里民主共和国素来维持极为友好合作关系的国家，因此，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感到特别高兴。我愿意再度重申，我国对于贵国衷诚而忠实地执行对索马里的委任统治十分感激，并谨向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让我国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道谢。

此刻，在我讲下去以前，让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就朱德同志的逝世表达我国代表团的衷心哀悼。朱德同志是中国最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之一，他的品质，将使我们永志不忘。我谨请中国代表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转达我们所表示的深切同情。

我们要求参加这次辩论，以便声援在我们前面发言的人，并促请安理会，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特拉维夫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乌干达共和国人民和政府所犯的赤裸侵略行为。我们要求安理会这样做是因为此事危及一个会员国的存在和主权。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七月四日对乌干达所发动的恐怖和侵略行为不但威胁联合国的目的、原则和《宪章》，并且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对于这项无缘无故的非法侵略行为感到极为愤怒。这种愤怒之情已由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主席贾莱·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给乌干达共和国总统伊迪·阿明的电报恰当地勾画出来。该电全文已列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分发，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主席在电文中说：

“我震惊而愤怒地注意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恐怖主义部队和帝国主义军队在恩德培机场所发动的无耻侵略行为。这种野蛮的行动是对乌干达共和国及其政府进行的空前的直接攻击。它也是对非洲和全人类

尊严的横蛮侮辱，并且违反国际行为和守则的一切规范。非洲和国际社会必须从这种无耻行为作出必然的结论，并采取适当行动，使这种可能在我们任何一国发生的事件不致重演。因此，所有有良知的人士和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加以严厉谴责。犹太复国主义特务滥杀许多无辜人民和摧毁乌干达的财产，包括它的主要机场，只不过是反映犹太复国主义的天性和它在中东所扮演威胁和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角色的一个例子罢了。所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收复故土和阿拉伯国家解放被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领土的合法斗争不能因为这些恐怖主义行动而停止，应当继续前进，直至取得最后和彻底的胜利为止。以色列总理的无耻声明说：以色列支持这项行动是对‘制止尚未停止的恐怖主义活动的一项贡献’；阿拉伯国家必须把这些话视为一项教训，因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是不能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的。巴勒斯坦人民在斗争中素来显示对人命的深切尊重，从来不杀害无辜，就是以这个事件来说，他们大可炸毁该飞机。我愿在总结时代表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向你，敬爱的弟兄，并通过你向乌干达政府和人民表达我们的战斗支持和休戚相关以及我们对在这次可耻事件中丧生的许多乌干达人的深切而诚恳的哀悼。对他们的怀念将是我们大家的指路明灯。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息。”

乌干达共和国并非被横蛮的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侵害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第一个爱好和平国家。该政权自从三十年前非法占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土后，就接二连三地向主权国家发动无故侵略。我们如要反映以色列的惯常侵略和它不可思议的、明目张胆的胡作妄为倾向，只要看看它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的情形便行。我们还记得，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在中东的麻木不仁行为和完全无视国际法，使世界屡次陷于全面战争边缘。同时，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的灾难也是以色列政权的残酷心理的一个最理想例证。

众所周知，这个种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多年来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展开有意的暴力行为和颠覆。因此，引述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纽约时报》一篇长文是很适

当的，这篇文章原在于诽谤本组织一个会员国的国家元首，可是，却意外地提到以色列公然干涉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内政的事实。其中除别的事项外，说：

“以色列对乌干达的兴趣是由苏丹的内战引起的；苏丹在内战中，南、北双方战斗已达十年之久。”

尽管这已经是周知的事实，可是，该报还是证实了以色列在这段时间里，从头到尾继续不断地以“武器供应南部苏丹”（同上）。其他国家，包括我国在内，也受到各种形式的无故干涉。乌干达只不过是 Israel 不断发动的恐怖和威胁的最新受害者而已。

过去数年来发生了无数绑架事件，这些事件都是政治性的；结果，各国的无辜平民成为这种行动的牺牲者。国际社会一贯地要求释放无辜人民和让他们安全到达目的地。尽管我们都认为此等受害者的安全问题确是重要的，但是，却不能作为公然叫嚣地发动破坏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略行动和滥杀其无辜公民的借口。这种可耻的行为只有以色列才会干得出来，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全力支持它，而且它也恬不知耻地常常急于表演它的傲慢作风，支持国家恐怖主义已成为以色列政府政策的主要原则。这种态度毫不惊异，因为以色列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的产物。

同时，以色列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常希望它的代表团在国际论坛上提醒我们注意纳粹在欧洲的大屠杀，以博取同情和支持，象七月九日在安理会上所做的一样。以色列应当认识到，既然全世界都谴责希特勒和他以种族纯洁为基础的纳粹哲学，那么，执行昔日希特勒的类似政策——如果不是完全一样的话——和当前比勒陀利亚白人少数政权的政策的以色列，当然可以预期世界社会给予同样对待。

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宣称，它最近在乌干达所干的暴行是独自计划和执行的。但是，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觉得很难相信以色列干这件肮脏勾当时没有得到它长期支持者的协助，因为它在过去的一切军事冒险中都得到协助的。我们感到，这项阴谋比现时所承认的规模更为巨大，事实真相会在将来水落石出，谁参与这项可耻行动终将被揭露。

以色列代表企图使我们——特别是安理会理事国——相信我国——索马里——也参与劫持法国大型客机事件。他企图以索马里大使为了人质的安全而参与谈判一事使人产生索马里政府也与该项行动有关的错觉。这项阴险的指责毫无根据，而且最低限度可说是诽谤性的。索马里大使接受要求，参与该项谈判的理由，除了出自他自然产生的同情和对人命的怜悯和关切外，实在由于他是阿拉伯驻乌干达大使的领袖。正如伊迪·阿明总统在S/12124号文件所载的来文中解释的一样，索马里大使以这样的资格同意和法国大使一起参加谈判。因此，以色列代表竟然横蛮地歪曲事实，企图怀疑索马里大使的诚恳行动，实在很难使人置信。如果索马里大使没有这样做，拒绝进行救援人质工作的要求，我们会认为是一项不可宽恕的行为。因此，以色列还指责什么呢？然而，这正好反映出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碰到任何有点人道主义味道的东西时，就不顾一切、滑稽地乱抓的心理。

以色列代表发言时，从头到尾不断在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间制造矛盾，以播弄是非者自居。对我们来说，它这样做当然毫不新鲜；因为我们熟悉以色列的历史，也熟悉它倚靠制造麻烦和颠覆的事实。我们还晓得，奇怪得很，特拉维夫政权是寄望于分歧和暴力的。

以色列代表无结果地搜索我称为“合理暴力”的旧例，再度向我们提出另一个被歪曲的事件——不幸的洛亚达事件。洛亚达是在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和所谓法属索马里边境上的一个小村庄。如果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有任何寻求事实的愿望，就不会对该事件的实况视而不见。如果他是光明正大的，首先就会记得被掳儿童乘坐的车辆在法国统治下的领土内，不是象他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在索马里共和国境内。这都在安理会的记录里。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拼命地为它的政权所采取史无前例的可耻行动找寻骗人的根据，竟然堆砌了别的国家所犯的其他暴力行动的例子。他引述了马亚圭斯、洛亚达和恩德培事件，所有这些侵略事件都是横蛮地依靠强权、无视尊重国际法原则和国无大小主权平等的国家干的；而联合国的创设，正在于保卫和支持这些原则。我们认为安理会有责任拒绝这种说法，如果

不提出异议，会有损这个世界性组织存在的意义。这种观点无非是提议回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时代。

特拉维夫的代表对于非洲统一组织竟然也不肯放过，一样胡乱地诬蔑。冒犯一个由48个独立国家组成的组织，竟然不知羞耻。请让我引用他在这个方面所说的话：

“如果一个人的感觉不因本组织某些程序的绝对不当而变得完全麻木不仁的话，非洲统一组织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种控诉的行动就似乎是完全不恰当了。无疑地这次讨论也毫无例外。”（第一九三九次会议，英文本第61页）

比勒陀利亚少数政权自认是最优秀种族，其他种族都较他们为低劣。完全同意它这种信念的一个政权所抱的这种蛮横态度，不但荒谬而且绝对不能接受。非洲拒绝和谴责这种无稽的说法，绝不改变。

最后，我愿意代表我国代表团再度强调：我国代表团促请安理会对以色列政权采取适当而迅速的措施，并且谴责它对乌干达共和国所犯的侵略行为。

主席：谢谢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的祝贺，尤其感谢的是，他提到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与我国的密切历史关系以及意大利顺利地执行联合国托付它的委任统治工作。我曾经参与该项工作，尽管发挥的作用如何微小，我还是象索马里的同事一样，仍然带着愉快的回忆。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在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发言以前，我愿意代表安理会和我本人，向他的政府和人民就前国家元首海涅曼先生的逝世表示最衷诚的哀悼。古斯塔夫·海涅曼先生自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四年六月三十日担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因此，我愿意提及他在任时发生的一件大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韦希马尔爵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们的前联邦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先生猝然逝世，承蒙阁下及理事会其余各位理事表示吊慰，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向各位道谢。

理事会的各理事国准许我们参加这次辩论，我国代表团首先要向他们道谢。

这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发言。我们特别感到高兴，能在意大利代表担任主席时发言；意大利是和我们密切团结的友邦，也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合作者。

主席先生，阁下的睿智、才能和在国际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将保证理事会的程序会受到最客观的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杰出领导人朱德先生最近逝世，让我趁此机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谨致诚挚的吊唁。

我们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看到一架商用飞机被劫持，机上旅客和全体空勤人员有二百五十多人被扣作人质，并看到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在内的那些受害人的痛苦，深感愤慨并表同情。

当我们知道恐怖分子的行动失败及那些人质在宣布要加以杀害前最后一分钟获救，我们深感宽慰。我们对于若干人的死亡深感遗憾。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直接受到影响的。劫机原意是要用处死人质的威胁来迫使联邦政府释放罪犯。大家都知道这种罪犯决不能称为自由斗士，他们是犯有谋杀法官罪并犯有刑法规定的其他重罪的人或正在受到刑事调查的人。

我们感到遗憾，绑架人中竟有德国国民在内。如果发觉我国国内有他们的同谋犯，这种人将受到严厉的处罚。

绑架人的密谋深使国际大众痛恨。他们完全不顾无辜人民的基本人权，并对他们试图勒索的国家加以野蛮的威胁。由于绑架人公开扬言决心杀害人质，只有

作出这种营救才能解决显属绝望的情势。有人说：联邦政府曾参加营救人质的工作并说：联邦政府事先知道这次营救计划。这是无稽之谈，毫无根据。

我们希望这次辩论将澄清恩德培机场事件的经过情形。这些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们与我们全体都有关系。它们已造成新的国际紧张局势。

联邦政府认为这一次扣人作质的新案件已再次明确地显示暴力的升级，不管它是为甚么理由，总是危害国际安全而对政府间正常关系的基础有威胁的。

我们呼吁那些负责方面一致宣布永远不要将这种对无辜的不相干的人所犯的暴行作为强求政治利益和目的的手段。

我们认为，最近这一次戏剧性的绑架，正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对维也纳石油出口国组织各部长实施的袭击一样都是犯罪的行为。恩德培的戏剧性事件是对以捍卫和平为职志的本世界组织的一次挑战。

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还未想出有效的办法来遏制恐怖主义，特别是截止扣人作质。有几位发言人早已在本理事会中正确地指出这一点。

联合国现在应当致力于这项工作，并且应该立即进行。

联邦政府促请大会下一届常会审议这个问题。应该优先拟定各种国际性措施来防止扣人作质。

我们坚决要求起草关于禁止扣以作质的国际措施的公约，特别要保证将犯有这种罪行的人引渡或在被逮捕的国内起诉。

面对着这种共同的威胁，让我们撇开歧见，现在就采取具体行动。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的发言和他为我所说的好话。我特别感谢他提到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南斯拉夫代表。我请他列席理事会发言。

穆耶什诺维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先让我恭贺阁下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七月份主席。由于南斯拉夫和意大利两个毗邻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友好，我觉得更加乐于向阁下致贺。你在双边和多边外交方面的才能和经验用来应付本月份理事会内复杂而繁重的工作一定会愉快胜任。

我要在开始讨论议程上的议题之前，就杰出政治家也是中国伟大的革命领袖朱德委员长的逝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表示深切的哀悼。

最近又使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陷入不但违反宪章基本规定，且也直接威胁一个独立不结盟国家也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局势中。因为要对付利用无辜旅客生命勒索的非法手段——国际社会无法容忍的手段，不管从事这种危险任务者的目的何在——竟然不惜采取一项构成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侵略行动。

以色列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上的军事干涉行动构成了一次公开侵略，并且也悍然侵犯了一个独立不结盟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南斯拉夫的人民和政府都非常坚决地申斥这种行动，它使许多无辜人民丧生，并造成重大的物质损害。这种行动是国家关系和行为上从未有过的。正当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及安全并致力于确使联合国宪章中有关和平解决争端及禁用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的文字充分发扬光大的时候，最近这一次国家恐怖主义却开了一个对国际和国家间关系都会有不可预测的后果的先例。

我相信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国及国际社会都认识不结盟南斯拉夫对恐怖主义所采取的一般立场。我本人要趁此机会重提我国政府在各种国际论坛上说过许多遍的话：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便是会员国的不结盟南斯拉夫极坚决地申斥一场恐怖主义者的袭击和劫机，不管犯罪的是谁，也不问犯罪的目的何在。但是，我要指出：为对付受整个国际社会谴责的个人或团体恐怖行动而不惜用象以色列侵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那样的恐怖袭击来作为报复却是不许可的。应该由整个国际社会以通过联合

国为主，采取最广泛的行动来截止这种行径。我国代表团认为鼓励这种行为或公开支持国家恐怖主义行为都是违反宪章和关于国与国间的关系的国际规则的。这种行为不但不会增进国际和平，反会对和平有不利的影晌，更会对世界安全有极严重的后果。

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最近曾在毛里求斯举行的会议中彻底审查了以色列的最近一次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并作出了适当的决定。我要表明：我国代表团完全赞成非洲各国国家和政府首脑在上述会议中对这件事采取的立场。

最后，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乌干达人民和政府及恩德培机场军事干涉的所有无辜受害者的家属表示我们最深切的慰问。

主席：我感谢南斯拉夫代表对我所下的很宽大的评语。我感谢他提到目前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之间的良好睦邻亲善关系，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斯克兰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告诉你当我看到你主持这次辩论时我是多么高兴。你具备莱昂纳多的艺术才能、米开兰基罗的结构天才以及加利莱奥的合乎实际的想象，我确信，你的长期经验和外交技巧将使你成为本组织杰出的历任主席之一。

我还要向圭亚那的外交部长威尔斯先生和杰克逊大使致敬，他们在上个月能干地主持了多次会议和协商。

而且，我要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我对于朱德委员长逝世的深挚悼念与慰问，我也要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表示我对于古斯塔夫·海涅曼博士逝世的同一种心情。我顺便要提到，我希望圭亚那代表会感谢杰克逊大使说了那些关于我国独立两百周年的话。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要感谢毛里求斯的总理在今天上午引用了我的话——我也想顺便指出，我认为我所说的这些话由他说出比我自己说的好得多。

理事会召开会议，是为了讨论以色列为拯救劫机者所劫持的人质而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采取的军事行动。乌干达政府谴责以色列“侵略乌干达”，指控以色列：破坏乌干达的领土主权与完整、疯狂破坏恩德培机场的一些地区、杀害许多乌干达士兵。这些都是很严厉的指责，安理会显然有责任按照事实和国际法来加以审议。

安理会各理事国知道，我于今年年初曾多次在安理会发言维护非洲的领土主权原则。今天我要重申这个原则。除了这项原则以外，还有一些同当前问题有关的其他基本原则和问题。我们必须深切关注空中劫掠以及残忍冷酷地使用无辜人们作为人质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问题。安理会不能忘记：如果没有法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在雅典被劫持的事件，以色列在乌干达的行动根本就不会发生。

让我们回顾一下同恩德培机场的以色列行动有关的一些情况。七月四日，为了救出在法国航空公司班机中被劫持到乌干达的其余100名人质，以色列派出一小批军事武装人员到恩德培。这批人员成功地救出了人质，回到以色列。三名人质、一名以色列士兵、七个恐怖主义者和一些乌干达士兵显然丧了命，几架乌干达

飞机被摧毁。以色列武装人员在机场停留了一个半小时，并在可能安全回返以色列的情况下尽快回返以色列。

以色列拯救人质的行动必然导致暂时破坏乌干达领土完整的情况。通常，按联合国宪章规定，这种破坏行为是不许可的。但是，当一国的国民眼看就要遭受伤害或死亡而所在国政府不愿或无法保护他们时，使用有限的武装力量来保护他们，便是一种公认的权利。这种从自卫权引伸出来的权利只限于在必要时以适当方式使用武装力量保护受威胁的国民使他们免受伤害。

就恩德培事件而言，以色列显然符合这种保护国民权利的必要条件。以色列很有理由相信，在它采取行动时，以色列国民迫切地面临被劫机者杀害的威胁。不仅如此，乌干达政府迄未采取任何必要行动来释放以色列国民或防止他们遭受惨重的生命丧失，事实上乌干达采取这种行动的可能性甚小。许多迹象显示，乌干达政府同劫机者合作，并给予援助。一些获得释放的人质公开指称：乌干达当局在飞机着陆后允许另外几个恐怖主义者增援原先的一群，允许他们获得更多的武器和更多的炸药，乌干达当局并参与看守人质，据一些人说，它甚至代为独立监守一些或所有的旅客使劫机者得以休息。以色列轻而易举地救出人质，这个事实进一步说明，乌干达当局果真有意制服劫机者，把人质救出，那是一定办得到的。

乌干达当局明显支持劫机者，使我们怀疑到乌干达是否遵守海牙公约所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一国享有的权利也为该国带来了重大的责任，就这个事件说，乌干达不曾履行它的责任。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纯以拯救旅客和机务人员为目的，一旦目的达到行动立即终止，而且它所使用的力量只限于拯救旅客和机务人员所必需的力量。

以色列如果接受恐怖主义者的要求，那也许可使它的国民获得释放，但是这并不改变下面的结论：任何国家都不需要放弃其对本国领土内合法监禁的刑事罪犯的管制。如果接受恐怖主义者的要求，释放先前某些案件中被判有罪的恐怖主义行为者，那是自拆台脚的危險做法。

应该强调，这种对于以色列行动合法性的评定，主要取决于这种特殊事件的非常情况。特别是，强烈迹象显示，由于乌干达当局的态度，同他们合作或指望他们救出旅客和机务人员都是不切实际的。希望今后不再发生这种独特的情况。我们当然要强烈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观念。而且，美国认为恩德培机场上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至属可憾，它并对遭受丧亲之痛的家属表示同情，他们对这种由恐怖主义行为所导致的事件既不支持也不宥恕。

但是，美国代表团很坚决地相信，安理会应该致力查出上周在乌干达发生的那一类事件的原因。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再度采取积极行动以制止这种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我们认为联合国应竭尽所能确保不再发生这种导致以色列行动的罪行——残忍而毫无意义的国际劫机罪行。

最低限度，我们认为，安理会应该立即将集体的看法列入记录，指明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特别是劫机行为，应予制止。采取这种行动的先例很多。联合国已经多次强烈反对空中劫机和干预国际民航。一九七〇年九月九日，安全理事会以一致意见通过第286(1970)号决议，呼吁

“将所有旅客及机务人员立即释放，不得有例外……。”

它促请各国

“……采取一切可能的法律步骤，以防止再度发生劫持或任何其他干预国际民航旅行的情事。”

后来，大会又在一九七〇年秋天通过详细的第2645(XXV)号决议，谴责

“……一切空中劫持行为……毋有例外……。”

大会以105票多数赞成，零票反对，8票弃权予以通过的这项决议进一步宣告：

“……宣告对为获取人质利用非法夺取飞机的行为，应予谴责”。

并请各国竭力使当时即将召开的海牙会议一项关于反对劫机的条约的谈判获得圆满结果。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安理会再度以一致意见指出，它严重关切

“……劫持飞机行为对旅客和机务人员生命的威胁……”。

安理会促请各国

“防止和阻止这种行为并采取有效措施对付犯了这种行为的人”。

此外，所有国家都有阻止恐怖主义行为的国际义务。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中所载《关于各国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宣言》中宣称：

“每一国皆有义务避免在他国发动、煽动、协助或参加内争或恐怖活动、或默许在其本国境内从事以犯此等行为为目的的有组织活动，但本项所称之行为以涉及使用威胁或武力者为限。”

特别同空中劫机行为有关的是十二个理事国批准了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海牙签署的《关于惩处非法劫持飞机的公约》。国际社会有过半数的成员接受了这项公约，其中包括乌干达和以色列。海牙公约的宗旨在促进国际民航的安全。它采取由各国对劫机者实际严厉惩处的方式来阻止劫机行为。

为此目的，公约规定每一缔约国明订空中劫机为应受严厉惩处的罪行。每一缔约国也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来确立它的审判权，以便审判本国境内所发生的劫机罪行和以被劫持飞机上旅客或机务人员为对象的其他暴力行为。根据该公约，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使合法的指挥者重新控制该飞机。缔约国也应在可能范围内尽早使旅客和机务人员得以继续旅行，它也应该毫不延迟地将飞机及货载归还合法所有人。最后，缔约国应将劫机者拘押，加以起诉或引渡。

没有人否认这是崇高的标准，但是，这也是极合理的标准。我国政府认为乌干达政府没有履行作为海牙公约缔约国所应履行的法律义务。

美国认为联合国应该在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罪行方面采取更进一步的手段。一九七二年，我们拟议了一份公约草案，其中除其他事项外，提议签约国应在其管辖范围内对犯有任何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人起诉或将他们引渡到他们犯下罪行的国家。遗憾的是，由于各方未能就恐怖主义的定义达成协议，我们的表示还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特别是在空中劫持方面，美国曾一再请求国际民用航空组织通过一个单独公约，使各缔约国可以采取一致行动来对付庇护劫机者或破坏者的国家，来对付未将飞机旅客或机务人员送回的国家——即使它不是缔约国。我们将继续促请通过这种公约，因为我们相信它能够使全世界得以执行《海牙公约》中所反映的基本法律原则。

安理会能够而且应该重申其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关于劫机的一致决定中所表示的反对空中劫持的立场。让我们谴责以无辜人群为人质。让我们痛责无辜生命操在恐怖主义者手中的威胁。让我们也重申我们要致力维护每一会员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最重要的是，让我们采取坚决反对恐怖主义者劫机的立场，劫机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最重大威胁之一。

这些是我国政府关于这种事件的慎重考虑过的看法，是我完全同意的看法。但是，我要求主席先生和在座的其他同事们多给我几分钟时间，因为我想参照联合国本身的概念，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概念，对这一事件发表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大家都知道，我到联合国任职的时间还很短，大概只有四个月。在这段时间内，安全理事会几乎不断在开会，除了极少的几个例外，所审议的问题清一色是引人注目中东问题和南非问题。

对这里和其他各地的阿拉伯朋友们说，美国代表团已经多次明白指出，中东问题绝对不是完全片面的问题。我确信，每当我们面临有关中东的问题时，就象过去四个月我们所多次面临的那样，我们每一个人的脑海总会留下个别的看法和生动的印象。在我个人的经验中，难以忘怀的是对于安曼西南一个难民营的访问，安分守己的人们只有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帮助下才能勉强生活，他们在一九四八年或一九六七年被逐出家园，有些人甚至两度被逐。另一个令我永远难忘的是遭受袭击后的卡拉梅赫村的景象。

从另一方面来说，目前能够在哭墙下祈祷的犹太人的景象也是同样鲜明的。或者说，各位必定都还记得的，布痕瓦尔德、达豪和奥什维茨等集中营的恐怖印象更是鲜明。

关于南部非洲的解放问题，我要对这里和其他各地的非洲朋友们说：我国政府已经支持那些决心以和平手段谋求实现多数统治的人。我很高兴，我到联合国任职时，我国政府已采取这种政策。

但是对于阿拉伯和非洲的朋友们，我要在此时此地大声而坚决地指出，对于安全理事会最近面对的一些问题或许会有混淆的印象，可是对于目前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是深信不疑的，一点也不怀疑。

为什么我说得这么坚决，这么深入呢？不错，乌干达的领土主权是暂时被破坏了，我们希望这种事不会再度发生。但是另一种价值，另一种判断比这还重要。

象你们之中大多数人一样，我不曾当过国家元首，也不曾担负那种责任，但我曾经负责保护宾夕凡尼亚州一千两百万人的安全。在那段期间——我知道，当时的情况甚至也不能说是相同——有几次关于保护宾夕凡尼亚州人生命与安全的事件需要我处理。有关的行动必需由我决定，这是全州的最高行政责任。这是我至高无上的责任。作出这种决定是所有政府的首要职责。

在这次事件中，以色列政府必须承担保护其公民——在远方遭受致命威胁的人质——的责任。这些无辜的人们在他们合法搭乘的飞机上遭到恐怖主义者的劫持，在外国饱尝六天恐怖滋味，眼见其他的人释放了，犹太人却被迫留下；他们遭受七个目无法纪的恐怖主义劫持者的枪口威胁；体会到唯有一个政府可能使他们获得自由，而这个政府的首脑以前曾为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遇害感到高兴，主张消灭犹太人并颂扬狂人希特勒，他丧尽天良——如果他有天良的话——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以色列政府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值得称道的一次拯救任务，其大胆作风，智谋机警，实属空前罕有。世界各地无数的人为之雀跃欢腾，油然而敬，我承认我便是这些人之一。以色列这种行动是正当的，确实是正当的，因为善良无辜之人有权生存，有权从恐怖主义者手中被拯救出来，那些恐怖主义者无法无天，如果所求不遂，便要大肆屠杀。

谁对这一事件同情。 我们应该同情。 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 我认为我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愿意竭尽所能避免今后发生这种事件。 这是恐怖主义者造成的一连串劫持事件之一，我们能够有许多对付的方法。 我相信，如果真要对付的话，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能够在世界上消除这种事件。

我国政府在我刚刚讲完的这一篇话里指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我已经指出了应该怎样做，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只有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后才能问心无愧。对于过去，我们是永远不能不感到内疚的。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说了许多夸奖我个人的话，恕我说他也说了许多夸奖我的染色体或遗传方面的话，但是我的身体里边一滴莱昂纳多或任何其他意大利天才的血液也没有。 我只希望，我的同事们不要全信斯克兰顿州长在开始发言时所说的话。

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在雄辩的演说家之后讲话总是很困难的；在斯克兰顿大使之后讲话，就更困难了。主席先生，在赞扬你，和对你主持我们的讨论，表示我国代表团的赞赏方面，我不可能超过他。坦桑尼亚代表团和我个人几个月来，事实上几年来，在安理会之内和安理会之外，我们很荣幸能够和你一起工作。我们知道你的外交技巧、你的政治家风度、你的工作能力、你的谦和，而最主要的是你的耐心。你具有这些品质，我相信由你来主持会议实是深得其人，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重要，关键而且涉及感情。

也请允许我对圭亚那外交部长弗雷德里克·威尔斯先生和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拉什利·埃斯蒙德·杰克逊大使，在上个月以卓越和著有成故的方式，主持我们的审议，表示赞许。他们主持审议的这段时间是艰难的时期，而他们却能以卓越的技巧和专心致力的精神，坚决而公正的态度，来处理这些问题，这种事实是对他们的政治家的风度和能力的颂扬，更重要的是他们国家的荣耀。

现在请允许我加入在我之前说话的那些同事一起向中国代表团，并且通过他们，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的不幸逝世，表示衷心的慰问。我很荣幸而愉快地能够在某一段时间代表我的国家驻在中国，在我个人很荣幸认识朱德元帅之后，我能够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对这个重大的损失是多么悲痛。我要向他们保证：我们坦桑尼亚，事实上整个国际社会——正如有人在安理会正确指出的——确实为他的逝世感到哀痛。

我们正在处理一个对宪章的原则有很大影响的问题。在我们完成我们的审议并且采取决定时，我们要不是宽恕非法的行为就是重申宪章所规定的原则。无论如何，我们的行动将会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宽恕非法的行为，并且不尊重国际社会非常重视的一切原则，那就是说我们根本不重视宪章及其所拥护的一切原则。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总是能够看情况怎样合乎我们自己的利益，制造例外。

如果相反的，我们重申我们彻底遵守宪章的各项规定，我们应该对全世界宣布，联合国及其所有的会员国绝对不会容忍非法的行为，不会忽视世界的秩序。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这么严肃地看待我们面前的问题的原因——因为我们认为，如果单方面采取非法行为的作法蔚然成风，世界不可能有前途，特别是本组织的小会员国和本组织之外的国家更不会有前途。

七月四日以色列政府发动一项战斗任务，涉及对一个非洲国家和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乌干达，使用武力。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部队对恩德培机场上带有轻武器的乌干达部队采取行动。任何人都不能怀疑这种行动违反了宪章的规定。事实上，在我之前在安理会讲话的许多发言人试图为以色列政府的立场辩护，但是却不能说以色列的行动不违反宪章的规定。

更有甚者，以色列的行动造成人命的损失，我国代表团认为，如果照正常的谈判程序做去，那是可以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故的。就这方面而言，以色列的行动可以说不仅构成侵犯乌干达的主权，并且的确是对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的侵略行为。

以色列政府和在这件事上支持它的所有国家，企图为它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动辩护。但是，安理会中注视这个违法行为所涉及事件的每一个人一定都明白看出这种辩护，事实上是基于错误的前提的。尽管以色列代表，或是以色列政府的发言人，最初讲话时说以色列准备谈判，但是以色列似乎自始至终准备对乌干达共和国采取武装的军事行动。因此，七月四日对乌干达主权的违犯，实际上不是因为谈判失败，而是以色列方面事前就决定要采取非法行动。所以这种辩护是没有足够的事实作根据的。

我刚才已经提到以色列毫无事实根据。甚至就现在的国际法而言，以色列也无可辩解。不管过去的法律是什么，不管过去的律师和法理学家认为一个国家有权保护其海外国民的法律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宪章的法律排除了一个国家获得单方面满足的种种传统方法在过去是诉诸战争，而现在则采取战争以外的措施。后来，认识到以前的体制涉及到各方面，因此从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契约债务这方面开始从事法律改革。随后又产生了凯洛格—布赖恩德公约。我们都知道该公约禁止些什么。最后产生了联合国宪章，它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很多国际法的法学家都同意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引述很多卓越的国际法权威的话。但是，在这里我将只引述两个法学家的话。其中一个卓越的法学家施瓦曾博格，在他所著的《国际法》第二卷第58页中，他说：

“一九四九年科孚海峡的案件，似乎说明了这样的观点：在联合国的准国际秩序之中，一个会员国对另一个会员国，和对其他非会员国施加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都是非法的，除非有理由证明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采取个别或集体自卫。”

凯尔森说：

“联合国宪章比它以前的国际文书更进一步。它规定联合国的会员国不仅不得彼此诉诸战争，也不得以武力作威胁或使用武力，并且应以和平的方法解决它们的争端（第二条第三款和第四款）。”

宪章容许使用武力，所谓的强制性行动，但是，这只是作为本组织对和平的威胁或侵犯的一种反应。

鉴于有关这问题的国际法历史，我刚才引述的说明确实足以显示以色列的理由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不能够辩解，以色列侵略乌干达是为了自卫。它也不能辩解这样地使用武力是联合国容许的一种反应。当然它并不否认使用武力。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说以色列的行动是非法的以外，没有其他的结论。因此，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以色列对乌干达采取的行动，该声明的一部分如下：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谴责以色列这种毫无道理的轻举妄动。它认为以色列这种侵犯一个非洲国家的主权的行动是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严重关切的事件。在对以色列侵略乌干达表示愤慨时，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并不是没有认识到那些人质——劫机者所挟持的以色列人质及其他人质——的困境。事实上，坦桑尼亚对他们的困境密切注视和同情。

我们一向认为必须避免这种危及人命的事情，并且应该不遗余力地避免这种意外事件再度发生。就劫机飞往恩德培这件事说，我们关怀所有人质的生命，希望各方尽一切努力使生命不致受损。很遗憾的是，以色列不负责任的军事行动让我们的希望落空了。”

声明又说：

“公然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是应该引起国际社会愤慨的一件事，但是对非洲而言，以色列的行动具有很严重的影响。以色列对一个非洲的独立国家采取这样行动，显示出了它蔑视非洲和非洲人民，因为以色列公民受劫机和其他行动之害并不以此为第一次。其他地方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但是以色列对那些国家从来没有采取这样的行动。以色列采取这种傲慢无理的行动，完全是因为它蔑视非洲的主权。”

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它触及到全世界法治的根本。国际法院在审判科孚海峡案件时也强调了这个重要性，当时联合王国政府声称由于情况极端紧急，不得不在阿尔巴尼亚领海从事军事活动。国际法院否决了联合王国提出的极端紧急的理由并发表声明如下：

“法庭认为，所谓干涉权无非是武力政策的表示，这种政策过去曾经引起最严重的滥用，不管现在国际组织有什么样的缺点，这种政策在国际法上已经不能存在了。这里所采取的特种形式的干涉也许是更不能容许的，干涉从其性质上说，可以替最强大的国家解决问题，但是它可能很容易导致扰乱国际正义的执行。”

国际法庭又说：

“独立国家之间互相尊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基础。”

念及国际法庭的这些观点，我们现在必须从以色列公然侵犯乌干达的主权，这件事导出必要的结论。我们认为，以色列的行动反映了对非洲的主权和非洲国家的领土完整的粗暴蔑视。

用坦桑尼亚政府声明中的话来说，

“以色列当局专横地侵犯非洲的主权，这个危险的先例，决不能等闲视之。自由非洲有权认为，对乌干达的挑战和挑衅，事实上是对整个非洲的挑战和粗野的挑衅。非洲必须对来自任何地区的这种滔天罪行的重现，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和警惕。”

以色列在恩德培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能等闲视之。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不加以阻止，在国际关系上将开始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它是对我们的组织的宪章的考验。负有维护全世界和平任务的安理会，不能看着联合国的原则受到侵犯，而不采取适当的正确措施。在这件事上我们所将采取的行动，将表现出安理会对这个重要问题采取的立场。对我们来说，何取何舍是很明显的。我们绝不在任何借口之下宽恕目无法纪的人。本着这样的考虑，坦桑尼亚代表团谨以安理会非洲各理事国的名义，并依据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委托我们的特别任务，提出S/12139号文件中所载的决议草案。

首先，我必须向我的同事，特别是安理会的不结盟成员，以及那些一直和安理会的非洲成员积极而密切地一起工作的安理会成员道歉，因为我没有等待他们的反应就提出了本决议草案。我们很感谢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准备参加提出我正要提出的决议草案，但是由于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情况，安理会非洲各成员不得不在此时提出这个决议。理事会各成员都晓得联合王国代表不按安理会所用的通过协商的正常程序，而以美国代表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决议草案。面对这样的情况，安理会的非洲成员请安理会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不结盟的成员和曾向我们表示准备参加提出决议草案的其他成员，原谅我们在提出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案文以前，没有和他们协商。

我不需要在此详细说明该案文，因为该案文即将散发给各成员，我只须说明该决议草案涉及我们安理会的主要问题，而且我认为我们安理会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就是毛里求斯总理以非洲统一组织的现任主席的身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控诉，和乌干达总统为了以色列在恩德培机场采取军事行动一事，送致安理会的信。召开安理会会议并不是要讨论劫机事件本身。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说，我们愿意，并且准备讨论劫机事件所具有的内在危险，因为我不认为安理会中任何有理性的成员会原谅劫机的罪行。事实上，昨天以色列代表为安理会说了一些公道的话，帮了安理会一个忙，他广泛的引述了非洲统一组织通过的决议，该决议明白地谴责劫机行动。

这仍然是非洲的立场。非洲过去曾经谴责劫机，非洲现在照样谴责劫机，将来我们仍将谴责劫机。但是，安理会现在所讨论的并不是劫持问题。我们的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事善于雄辩，如果真正愿意讨论劫机的问题本身，我们欢迎他们这样作。他们本应将这个问题列为安理会的个项目以便安理会能够讨论劫机问题，当时许多代表团都很愿意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进行审议。我国代表团便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在乌干达受到侵略和乌干达的主权遭到公然侵犯之后，就来到安理会开会，我认为安理会的成员如果秉公持平地面对这个问题，那是很正确的。

我必须说我国代表团对于含糊敷衍地处理侵犯乌干达主权问题的方式，极感遗憾。我知道有些时候，有人只讲一些避重就轻的话，但是最特别的是，有些人在谴责我们所不能宽恕的劫机和这种行动的内在危险时讲了非常坚决的话，而在讨论公然侵犯本组织某一会员国的主权的事件时却没有用同样的坚决而有力态度讲话。

非洲的决议草案——非洲人的决议草案——要求公平对待乌干达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它要求审议侵犯乌干达的主权的事实，并且谴责这种行动。它也要求赔偿乌干达所受到的生命及物质的损失，它要求秘书长注视这个决议草案的执行情况。

我已经说明这个决议草案公正地对待这个问题。我非常尊崇的好朋友和同事斯克兰顿大使，已经非常动人地说明了他自己国家的政府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但

是我必须说，我希望他也能了解我们站在非洲人的立场上，站在受欺负几世纪的国家立场上，也必须对这种任意作威作福，蔑视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说几句坚强而同样激烈的话。我们也必须对容许这类先例发生而不加以阻止的危险说几句话。我们必须这么说，因为这是我们要不要我们所尊重的国际法和我们所遵守的联合国宪章的问题。如果你纵容一个例外发生，那么例外就会成为法则。今天是乌干达，明天可能是坦桑尼亚，后天可能是任何其他国家。不过，我不会幼稚无知地说，也可能是美国或联合王国，因为我知道那里也曾发生过劫机事件，并且某些西欧国家里也有飞机被劫持，但是象恩德培那样的劫机事件从来没有在那里发生过。所以我不幼稚无知地假定这些国家中任何一国可能成为受害者。但是我确信，在恩德培发生的事件，如果不加制止，则可能再度发生，它可能是以色列，也可能是任何其他国家欺负比较弱小的国家，和那些端赖严格遵守宪章规定，和我们所了解的国际法原则，以及我们作为本组织成员所遵守的国际法的国家。

我知道有些人从道德法的观点来谈这个问题。我不是律师，因此我不想冒然谈到这方面。但是，我当然要说，同样的道德考虑和我们对一般的人命神圣的重视，也应该同样适用于乌干达人命的神圣上。由于以色列的行动，很多乌干达人丧失了生命。当然如果我们决心从劫机者手中救出人质——我们都有这种决心——我们也必须同样关怀到乌干达人所遭到的毫无意义的生命损失。事实上不仅是乌干达人。在某种意义上，以色列的行动也导致了以色列政府所要拯救的某些人质的死亡——当然，此外还导致了那些劫机者的死亡。

我们关注到，在某些地区对这项行动发出的一片赞美声中，很少人谈及乌干达所受到的损害，也很少人谈到乌干达在人命和物质方面所受的损失。我们认为这种欢乐和庆祝的表示是很不幸的，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人命神圣不可侵犯，那么我们必须将这种信仰普及全世界。我们不应该因为有人说以色列的行动是勇敢的突击而感到欣欢，我们要适当地考虑到，在这个“勇敢的行动”的过程中，有许多非洲人丧生。

很不幸，这是一个很动感情的辩论。我们但愿这项辩论能在一个较为平静的气氛下进行。我们但愿安理会的成员能以沉着、审慎和严肃的态度，承担他们的责任。我们但愿侵犯乌干达的主权的案件就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加以审理。我们也但愿劫机问题及其一切影响，也就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加以审理。很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一种倾向，一种有意优先审议劫机问题，而对侵犯乌干达的主权问题，却不给予同等的优先的倾向。

我谨以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我国代表团名义提出的决议草案，真正针对了安理会的非洲成员，代表非洲统一组织和有关各方提出的问题。

最后，我要说，我们知道在本组织的若干议事场所已经讨论过劫机的问题。我们要明白指出，我们谴责劫机。我们也要明白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无辜的旅客和无辜的生命得到应有的保护。但是，我们要以同样坚决、同样强烈的态度，坚持必须遵守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我一开头就已经说过了，我们若不维护国际法和国际道德，我们若不尊重联合国宪章，我们就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就不能宣称我们是根据法律或正义采取行动的。

主席：谢谢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对我的赞扬。一年半以来，他同我和我国代表团在安理会的审议中密切合作。对此，我和他一样，深深地感到满意。

米尔扎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加入我的同事们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本月分的主席。你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和正摆在我们面前的各种问题都有深刻的了解，你又是一个对现代外交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国家的一位卓有成就的外交家，我们相信，安理会将以一种可以作为样板的方式来审议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安理会将会好好地完成根据宪章所委托给它的任务。

六月分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圭亚那的杰克逊大使，以得体、忍耐、谅解和富有生气的方式来主持上个月几乎持续不休的讨论，我也要向他表示我们的崇敬和感谢。我们对圭亚那外交部长阁下主持我们的一部分的讨论也深感荣幸。

我也要加入前面几位发言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阁下的逝世表示我们由衷的悼念。朱德委员长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儿子，是对外来统治和国内压迫进行斗争，争取解放的一位英勇斗士。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同中国政府和人民一道沉痛哀悼这一重大损失。

德意志廷邦共和国前总统古斯塔夫·海涅曼博士不幸逝世，我们也要向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表示我们真诚的哀悼。

安全理事会在毛里求斯总理，兼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西沃萨古尔·拉姆古兰爵士阁下的要求召开会议。他代表当时在毛里求斯召开首脑会议的非统组织所有国家和政府首脑发言，要求安理会审议“侵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蛮横行为”。在早些时候，我们从乌干达总统阁下得知这次狙击的详情，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上午一时，载有以色列武装部队人员的以色列军机利用欺诈手段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降落，向乌干达武装部队发动武装攻击，杀伤百名的乌干达士兵，毁坏停留在机场的一些民用和军用飞机，破坏机场及其设备。

我们仔细地阅读了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的来函，聚精会神地听取了乌干达卓越的外交部长在星期五会议上的发言。对以色列绝无敌意的国际新闻界就这个事件所作的报导与乌干达方面所叙述的事实完全吻合，同样重要的是，法国代表在安理会上星期五的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也印证了乌干达方面的报导。

以色列代表指控乌干达政府及其总统与劫持者共谋，企图借以证明以色列侵犯乌干达是正当的。让我们现在来看看事实。

当飞机获准降落时只有 15 分钟的燃料可飞。不降落的话，飞机只有同机上的 250 名乘客俱毁。乌干达准许它降落不但是受劫持者的要求，更重要的，正如法国代表告诉我们的，也是受了法国的特别要求。法国代表告诉我们说：

“法国当局在获悉劫持事件发生后，立即通知一些法国大使馆，包括坎帕拉的法国大使馆在内，请它们采取措施准许这架飞机着陆，因为它很快就快耗尽燃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坎帕拉的大使为这事同乌干达当局打交道，乌干达当局立刻准许这架飞机着陆。”（第一九三九次会议）

以色列代表企图把被劫飞机的降落说成是劫持者和乌干达当局串谋的行为。鉴于我刚引述的那段法国代表的发言，不知以色列代表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他的指控；否则连法国也成了劫持自己飞机阴谋的共犯，这种结论显然是荒谬的。

伊迪·阿明总统几乎每天都去探望这些人质，照料备至，他在六月三十日取得了 47 名人质的释放，七月一日又取得了 100 名人质的释放，同时又延长了最后限期。这些都是确确实实的事实，获得普遍喝采的步骤。根据七月五日《纽约时报》的报导，被劫法航飞机的 12 名机务人员归返后发表了一项声明，赞扬乌干达阿明总统对恩德培机场事件的出力。同时，米歇尔·巴科机长也戳穿了以色列说乌干达士兵代替劫机者看守人质的谎言。

我们也不是不知道以色列代表在会议上引述的新闻报导中对乌干达所作的指控。在衡量这些报导的真实性时，我们得适当地考虑到一点，就是这些指控大部分是以色列特遣部队所营救的人们或来自刚侵犯过乌干达的那个国家的人们所作的。

我们听到说，这次武装狙击只是要从“恐怖分子”手中救回其余的人质。那么以色列部队对停留在乌干达国家领土内的民用和军用飞机进行蛮横的毁坏，和其

对财产的广泛破坏又当作何解释？再则在庆幸这“高明的营救计划”之余也不应忘记，103名人质也可能因之而就此丧命，所谓的“奇迹”又可以变成再一次的血腥屠杀。

以色列总理说，“恐怖份子可以看到我们并没有丧失机动性，也不墨守成规”。这里，成规一词似乎是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和国际上国家行为常规的一个新名词。

即使把这件事情的其他因素——关于这点，我会等一等再谈——都考虑在内，也不能否认以色列的这次行动构成了大会第3314(XXIX)号决议附件所下定义的侵略行为。第一条条文如下：

“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本《定义》所宣示的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在这里，还应该引一下第五条，该条规定：

“不得以任何性质的理由，不论是政治性、经济性或其他性质的理由，为侵略行为作辩护。”

秘书长的话，是无所顾忌和无所偏袒的；他认为，

“这一举动构成了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主权的严重侵犯”。

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这句话。

以色列代表企图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说什么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是个关于恐怖主义的问题。

他在发言时说，他在这里是代表世界自由和正当的人们，对发动威胁人类社会基础的海盗行为和恐怖主义行为的罪恶势力。

这些话出自一个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违犯习惯的和成文的国际法以及文明国家之间行为常规而受到全世界自由和正当的人民通过他们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一再对之谴责和表示遗憾的国家代表之口，实在有些可怪。

事实上，以它过去的行为记录来看，以色列才应该是被指责的。几十年来，以色列复国主义的部队对一大群只求在其家园生聚的巴勒斯坦人民进行恐吓、屠杀，并发动战争，最后把他们逐出了自己的家园。以色列意犹未尽，还继续袭击巴勒斯坦的难民营，一群老幼妇孺的可怜避难所，造成大量的死亡和毁坏。

以色列建国前后，犹太复国主义者发动的赤裸裸的凶暴的恐怖行为的清单实在太长，太家喻户晓，不必在这里一一列举。但是，这份清单总结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首先为了建立以色列国，继而为扩大边界，最后为了恐吓它的邻国以及世界上敢于反对以色列及其政策的自由和正当的人们，以色列不断地发动有组织、有计划的恐怖行为。还有犹太复国主义者竟还在这联合国所在地的城市侵犯和恐吓不支持以色列的各国代表。以色列怎么能敢于自以为有权代表世界上自由和正当的人们发言，特别是关于恐怖主义的问题？

不论是在此时此地，或是在任何其他时间和场合，我们都不会怕讨论恐怖主义的罪恶的。我们巴基斯坦从来不宽宥或支持恐怖行为，也从来不纵容国家海盗行为。个别的恐怖行为同一个国家发动武装部队侵犯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的侵略行为之间是有着明确差别的。除非不去辨别，是人人可以看得出的。如果我们来讨论恐怖主义——我们随时都愿意讨论——就得对它的所有各方面进行彻底讨论。

第一，在许多情况下用“恐怖主义”一词是有其特别的用意的。有多少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被占领的殖民国家称为“恐怖分子”？随着历史不屈不挠的前进，许多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进行斗争的民族取得了胜利，同样这些“恐怖分子”正确地被当作英雄拥戴，已成为目前许多国家的国家首脑。

第二，据报导，以色列正在考虑将所有它捕获的“恐怖分子”处以死刑。

我们都知道，解放运动是一个民族要求自决和主权的体现。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压迫只能加强各民族对独立的追求。不管人们怎么称呼它，巴勒斯坦人民漫长而持久的英勇斗争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冤屈获得洗雪，正义获得伸张。照

理大家都应该可以看得出这种必然的后果。但是，安理会承认世界其他民族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却不承认巴勒斯坦人民也具有同样的权利，这只能迫使巴勒斯坦人民无可忍受。如果他们之中有人在绝望之余采取无意义的暴力行为，我们作为安理会的理事国实在不能完全推辞其咎。当然，对于个人的这种行动是不能，也不会加以宽宥的，但是，也不能据此而来作为国家侵略行动的借口和理由。

无论如何，以色列并没有受命可以充当世界警察。目前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就是，以色列侵犯乌干达，任何花言巧语和冠冕堂皇的言辞都不能混淆这个问题，尽管我们已经听到而承认这种口才，对之只有佩服。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得在这个问题上表态，而且它只能有一个途径表态，那就是，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谴责国家的侵略行为。

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谴责以色列对乌干达的侵略的话，就是失职。这次侵犯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严重损失，必须由以色列付出赔偿。安全理事会应要求以色列作出这项赔偿。

鉴于这些考虑，我国代表团认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刚向安理会提出的 S/12139 文件内的决议草案是安理会起码能做的事情，我们促请各位同僚赞同并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主席先生，最后发言的人，常常都比较难于说话，但是我是应前面发言人之请才最后发言的。首先我要祝贺你出任安全理事会七月份的主席。你和以前的几位同事不一样，任务并不容易。你在此要和我们一道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你的经验和学识一定能有助于这个问题按照各国人民的意愿，按照全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利益的正确解决。一个明智的解决只会提高你作为七月份的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望。

我想顺便一提，近年来苏联同意大利的关系已在稳定的基础上有着良好的发展。这是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强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利益的。正如我们两国在其它领域的关系作出进展一样，我国代表团也愿意在安全理事会内和你合作，对审议中的问题找出一个明智的解决办法。

苏联代表团也要向你的前任，安全理事会六月份的主席，圭亚那的代表杰克逊大使和圭亚那的外交部长威尔斯先生表示感谢，安全理事会在他们的熟练指引下进行了大量艰巨的工作，审议了一系列重要而复杂的国际问题，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是有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促进和加强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逝世一事，我们要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我们的慰问。同时，我想在此引一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给中国的电报全文：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中国革命的光荣老战士朱德同志逝世谨向你们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苏联人民将永远怀念朱德同志——杰出的革命家、国际主义者、为争取中国的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请向逝世者的家属和亲友转达我们衷心的慰问。”

现在安全理事会又在审议一个与在此有代表的国家的行动有关的问题，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而且这些行动曾经不止一次地被判断为侵略行动。这一次是对一个离以色列几万哩外的一个非洲主权小国乌干达的侵略。

主席先生，当你让以色列代表发言的时候，我还以为以色列代表团忽然发现了什么不寻常的东西，它会以积极态度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以为它会对所发生的事情道歉、或者会提出某些措施来料理以色列军事入侵乌干达这种令人极不愉快和异常危险的现象。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能成为以色列在别的国家提供军备和一切必需条件下对一个小国进行侵略的借口。

以色列代表在此以指控者而不以被控者的身份发言；他责怪所有的人。只要翻一翻逐字记录就可以看到除了以色列以外其它人都是有罪的。在这件事情上，联合国也是有罪的，这自然也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到底情况如何呢？进行的飞行、物质的破坏、被杀的许多乌干达人，都被认为是正义的或起码是有理由的。但在世界上可没有这样的法律、无论是道德的规范或国际法都不能把这种行动说成有理。以色列空军侵入乌干达领土，侵犯了这个小国的主权。它进攻了恩德培机场。我已经说过，这次攻击造成了很多人命的死伤和大量物资的破坏。乌干达总统七月四日打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的电报，以及乌干达外交部长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情报都证实了以色列空军这次海盗式的侵袭造成很多无辜人民的死亡。很多根本没有参与对付以色列这次的行动的飞机被毁坏了；古老的恩德培机场被毁掉了。我们怎能予以赞扬？

无论在这里怎样说、或是引什么东西，这都是一种侵略行为。只有以这一点为基础我们才可以正确地估价所做的这件事情和想出防止续发的办法。

以色列代表开始发言时提到了罗马法的一项原则：一个国家必须并且有权保护其公民。这是很基本的。当然，国家有保护其公民的责任，否则便不成为一个国家。但是以色列代表可记得，罗马的军队正是基于这项原则而进驻在现时仍有一场有待解决的冲突的领土上。他是否因为这样而才认为应该引用这项原则？

苏联代表团完全赞同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由四十八个非洲国家一致通过的立场，即严厉谴责以色列侵略乌干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苏联代表团也同意非统组织主席，毛里求斯总理在七月五日打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中对这些侵略的评价，电报正确地强调：

“以色列向乌干达发动的这次史无前例的侵略不仅危及乌干达和非洲，也危害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S/12126)

苏联代表团也同意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先生在七月八日给秘书长的函件所表明的不结盟国家对以色列侵略的看法，此信现已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里面指出：

“这种行为”——即对乌干达的侵袭——“不能不引起不结盟国家的愤怒，构成国际关系上的一个危险先例，为种种冒险行为开了先河。” (S/12132)

我刚才已经提到，以色列代表在安全理事会曾千方百计地想证明以色列对乌干达的侵略是合理的。他引用了许多法学家的言论和看法，也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结论。但这一切都完全是主观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有的是由联合国通过的法律、安全理事会、大会和各个国际组织认可的决定。为什么以色列代表不引用那些禁止对其它国家使用武力的文件呢？

我国对不守法律的行为均表关注，曾于较早时候提出了一项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提议。我们将努力使其执行，并且肯定相信很多国家会支持我们这一点。

以色列代表是无法为对付乌干达人民的行动进行辩解的；他在此提出的指控也是徒劳的。他应该扮演另一个角色，我认为在安全理事会进行讨论期间，他能够这样做仍算为时未晚。

以色列的疯狂侵袭，完全符合了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未经投票而通过的第3314(XXIX)号决议所下的侵略定义。方才巴基斯坦代表已经引述过这项决议。我除了要引其中的一句话外，不想再说什么，它说：

“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

我们还需要什么呢？尽管你旁证博引，从亚当、夏娃的时代一直引到现在这个世代，你也不能为了一件既成的事实进行辩解，因为这是一件绝无理由的事情。如果以色列代表真的要责备谁的话——这是在我以前发言的人所提到的——他可以依

照现行的规则，向安全理事会投诉，应会受到审议。但他却没有提出控诉。为什么？这是因为以色列不能为七月三日和四日所干的事进行辩解。这是侵略，而不是别的东西。

无论以色列代表如何反驳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对乌干达进行的武装行动显然是一种直接和肆意的侵略行为，明目张胆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二条第4段里面写着：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它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那些筹划这种对乌干达，对非洲人民采取敌对行动的人知道这一条款吗？我们知道这就是以色列不在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准备讨论你可能列入议程的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项目。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危险的现象，我们必须予以抗击。苏联愿意尽力为制止国际恐怖行动创造条件——此等行动包括劫持飞机、杀害无辜人民，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七届大会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曾明确地表示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葛罗米柯同志说：

“苏联基于原则立场，反对恐怖行动。恐怖行动扰乱了国家及其代表的外交活动，各国间的交通联系，以及国际间的正常接触和会议。苏联反对既达不到积极目的，又伤害生命的暴力行动。”（A/PV. 2040, 第116段）

苏联一贯地反对恐怖主义行动，愿意为消灭这种现象和找出对付这种行动的方法尽我们一份力量。但是我们不能够以暴易暴。我们现在审议的不是国际恐怖主义而是对乌干达的袭击，乌干达人的被屠杀、恩德培机场的被毁，和以色列在该国的行动所造成的其它物质损坏。

个人恐怖主义行动和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袭的行动之间是有很大距离的。因之，即使在目前这件事情中，一个经一个国家认可的政策，也不能例外。

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单方面的袭击而不向安全理事会或联合国提出呼吁，就是侵略；这是无可否认的。对以色列对乌干达的行动进行辩解或给予正式认可都可能引起后悔。但正是这一批认可此类行为的人在鼓励各组织对非洲人民——甚至是非洲以外的人民采取敌对的行动。有些组织受到美国官员态度的鼓励，曾作出了对付联合国及其杰出领导人的行为。这不就解释了报上刊登的关于那些大家都熟悉的组织所进行的敌对袭击以及要求联合国秘书长辞职的报告吗？事情还会演变下去；转辗地影响下去，还会有深远的发展哩。

关于美国国内有一个组织发表一项同情以色列声明的事，我们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应该考虑到，赞扬此类行动的运动对这个国家是会带来不利于联合国代表的严重后果的。已经有人在此谈过这个问题了，我当然也可以在此谈到我们自己代表团。我国代表团及其住宅、服务设施和人员曾不只一次地受到各种组织的袭击。这些同情以色列的组织怎么能够在一件事情上这样，而在另一件事情上他们却准备把一个国家所认可的行为说成是合理的呢？这是一个危险的先例——一个有深远后果的危险先例。

因此，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以最有力的方式来谴责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略，乌干达是一个独立国家，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较早时候有人口头提出，现在又作为决议草案分发的提议是相当合情合理的：即责成以色列向乌干达赔偿这次袭击所造成的物质损失。此外，安全理事会还必须向以色列严重地警告，以后绝不让这种侵略行为逍遥法外。

我们最近获悉了贝宁、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我认为这个决议草案可以成为安全理事会公正而明智决定的良好基础。

关于目前讨论的问题，我最后要说的是：不但是非洲的人民，而且是全世界的人民都会从这一次侵略行为中得出结论。对一个国家决不能持两种标准。国际法里只有一项标准，那是由联合国的文件和决定制订的。那些筹划以色列对付乌干达行动的人迟早都会明白这一点。他们越早明白的话就越好。

一位得到比康斯菲尔德勋爵头衔的著名的英国政治家迪斯雷利曾说过：时间能够治疗一切。我想这对以色列也适用。但如果只需要一段短时间的話就更好了。

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的威信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讨论中问题采取的决定和行动，以及我们是否能够避免只把一纸空文留给以后的世界。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我的祝贺与夸奖。我特别感谢他对我个人表示信任和合作。我更感谢哈尔拉莫夫大使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意大利关系改善所说的话。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间我很荣幸担任我国驻莫斯科大使，所以我能证实他说的话，我而且对我能作出贡献，竭尽力量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并促进更富有成效的关系，尤其在经济领域里造福苏联人民和意大利人民，不胜感到愉快。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谢谢你允许我今天在这项辩论中再次发言。我的发言很简短。我遵照我国政府的指示要求发言，向安全理事会报告自从今天开始辩论以来在乌干达发生的一些令人不安的发展。

到医院访问过布洛克夫人的英国高级专员公署二等秘书同他太太被限期于明天晚上十二点钟以前离境。高级专员公署还接到通知，还有两个英国人明天也将被驱逐出境，整个英国人社区都在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一小群英国人长期在那里服务，对该国极为忠心——事实上现在最多的还是从事于传教工作的人。

这些威胁特别阴险的地方是在安全理事会辩论之后才驱逐他们出境。我要再说一点我们完全深信我们的高级专员公署外交办得极妥，对最近事件的报导从头到尾都是正确的。

幸运的是安全理事会现在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使我有机会尽早地让国际大家庭注意到这些事实。

周先生（中国）：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上所有各国杰出的代表对朱德委员长逝世表示了悼念，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对他们所表达的诚挚感情表示深切的谢意。

主席：我现在请希望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同安理会所有理事国一样非常关切和注意地倾听了美利坚合众国代表斯克兰顿州长的发言。我国代表团认为，斯克兰顿州长的发言包含非常严重和重要的论点，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斯克兰顿大使所说的话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不仅因为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的重要，并且因为这是一个超级大国代表的发言。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里带有一些非常严重的威胁和一些假的法律论点在支持以色列的侵略。我国代表团仔细研究之后，将答复美国代表团的发言。

我说研究这些声明之非常重要，是因为这是一个超级大国说的话，一个有一长

串侵略许多主权、独立国家——我可以指出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凶恶记录的国家，一个有各种组织和特务机关在世界许多地区非常积极活动的国家，而且它们——如果我们相信美国本身的大众传播的话——甚至渗透到所谓恐怖分子的集团。

我国代表团保留对美国代表发言的答辩权。

我还要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作一段请求列入记录的话。今天早上会议开始的时候，我向主席先生要求，用你的职权把辩论限制到讨论的项目，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对乌干达肆无忌惮的侵略行为。

我国代表团提出这样的要求和表示的保留，不是没有理由的。从一开始，西方国家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普遍的欢呼、歇斯底里的乐观气氛和西方大众传播的用语表示西方国家或至少大部分的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些制造以色列国和那些自认为以色列的保护者和后台老板的国家下定决心想把辩论的范围扩大，广义地解释我们的议程项目并混淆议题，借以掩盖在他们保护下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赤裸裸的侵略行为。

联合王国代表代表他自己和代表美国代表提出载于S/12138号文件的决议草案，证实了我们所怀疑的他们准备作一种不择手段的计划，使安理会离开商定的议程。当安理会的非洲国家代表已经编制一个工作文件，进行诚恳细致的非正式谈判和协商以求一大家同意的正文时，他们匆匆忙忙提出未经任何适当协商的决议草案，证明这两个国家对这件事情不严肃。他们不想达成任何结果，只想利用这次辩论达成宣传的目的。他们计划用煽惑和从事政治鼓吹来掩盖以色列的侵略，企图为以色列违背联合国宪章和现行的国际法律和道德原则的突击和危险的侵略行为辩护。

西方再次给我们一些教训。我们有一个工作文件。我们正真心诚意地同他们谈判。但是他们的反应是提出一个反决议草案来破坏我们的行动，就如我今天

早上说的，劫持辩论和混淆议题。他们知道他们的决议草案会流产，不会获得通过。我们知道，他们也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能够并且会用荒谬的否决权来扼杀我们的决议草案。但是，就如我说过的，这只是一种宣传和敲诈而已。

最后，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两个要负责任的常任理事国背离了安理会成例和正常程序及背离公平合理的规则和背离这个庄严机构同事们的好意，表示深切关心和不满。

理查德先生（联合王国）：鉴于刚才我们听到的谩骂，我不得不说几句话。

我完全地、彻底地否认任何指控，说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所作的是违反了什么组织的成例。尽管我对利比亚代表很为尊敬，我在安全理事会的时间纵然不久，也比利比亚代表稍微久些，从我有限的经验里我不知道我违背了什么议事规则。

说我曾同任何人谈判这项决议草案，是不确实的。但是，说安全理事会许多理事国在上星期时并未看到我们的决议草案，倒是真的。

我想我们应该这样说。安全理事会有一个非常简单而且是很好的规则。如果利比亚代表不喜欢我们提出的决议草案，他的补救办法很简单。投票反对它。无疑地，到某一个阶段，他一定会这样做的。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只要纠正联合王国大使阁下。我没有说他没有权利提出任何决议草案。我说这是一个礼貌问题、正常程序问题，我说这是成例，我们散发一份工作文件，进行讨论和谈判。这向来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这样以后，任何国家才可以提出决议草案。

我知道，联合王国和美国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从安理会成立以来就是理事国。他们有长久的经验，因此他们知道他们没有任何借口。如果他们是安全理事会里的新国家，象我们，他们就可以被原谅。但是他们有长久的经验。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所做的不正规。

主席：经过协商之后，我了解大家同意我们明天下午继续辩论。下一次会议明天下午三时开始。

下午七时十分会议结束